

宋代社会和物語

大塚秀高

收集在《夷堅志》里的各種各樣的故事進行比較、同時還把它們和後世的故事進行比較、比如、收集在《鬼董》里的故事、或者是收集在「三言」里的所謂話本等等、通過這樣的比較与分析、就可以明了物語与宋代社会的關係。

〈汀州記〉是、不僅有被收集在《夷堅志》里的〈汀州山魃〉、〈汀州通判〉、而且還有《會昌解頤錄》里的〈元自虛〉、《集異記》里的〈韋知微〉里出現的把棲息在汀州官衙的大木上的山魃之怪作為主題的「小說」。可以認為本來這只是曾經盛行在福建地方的樹神信仰凋零後、尋求作為標界的大木、跨越時間（從唐代到清代）和空間（汀州・泉州・蕭山）而流傳的物語。

“一窟鬼”物語把杭州郊外的鬼域作為標界、因此、杭州成為南宋首都改稱臨安後、伴隨著郊外的都市化發展、它的舞台也從靠近火葬場的慈雲嶺轉移到了寺院雲集而死後變為怨靈的濟王之墳墓附近的駝巘嶺。

唐代伝奇〈霍小玉伝〉里早已出現的誓約与背叛的主題、宋代“意娘”物語里也可以找到、而講故事的方式有所改變。《夷堅志》的〈太原意娘〉由於它把它的舞台燕山作為異界來強調、變化了可窺見到這個主題里原有之神話性意味的。《鬼董》的〈張師厚〉聳人聽聞地詳述復仇的始末、使它更接近“王魁”物語。

當時有許多演講科舉考生背叛妓女的物語、〈李雲娘〉便是其中之一。〈李雲娘〉和“意娘”物語里共所可見的被害女人以怨靈出現的主題是相同的、而怨靈出現的場所汴河与長江之區別。我想、這就是反映它們流傳之地域的区别。

採集〈李雲娘〉的《汴京勾異記》是編輯都市伝說的書籍。那里也有筆者曾經論述過之“鬼国說話”的汴京版。物語是随着時間和場所的推移而千變万化的。情況宋代也一樣的。研究歷史的人應該注意物語的變遷。